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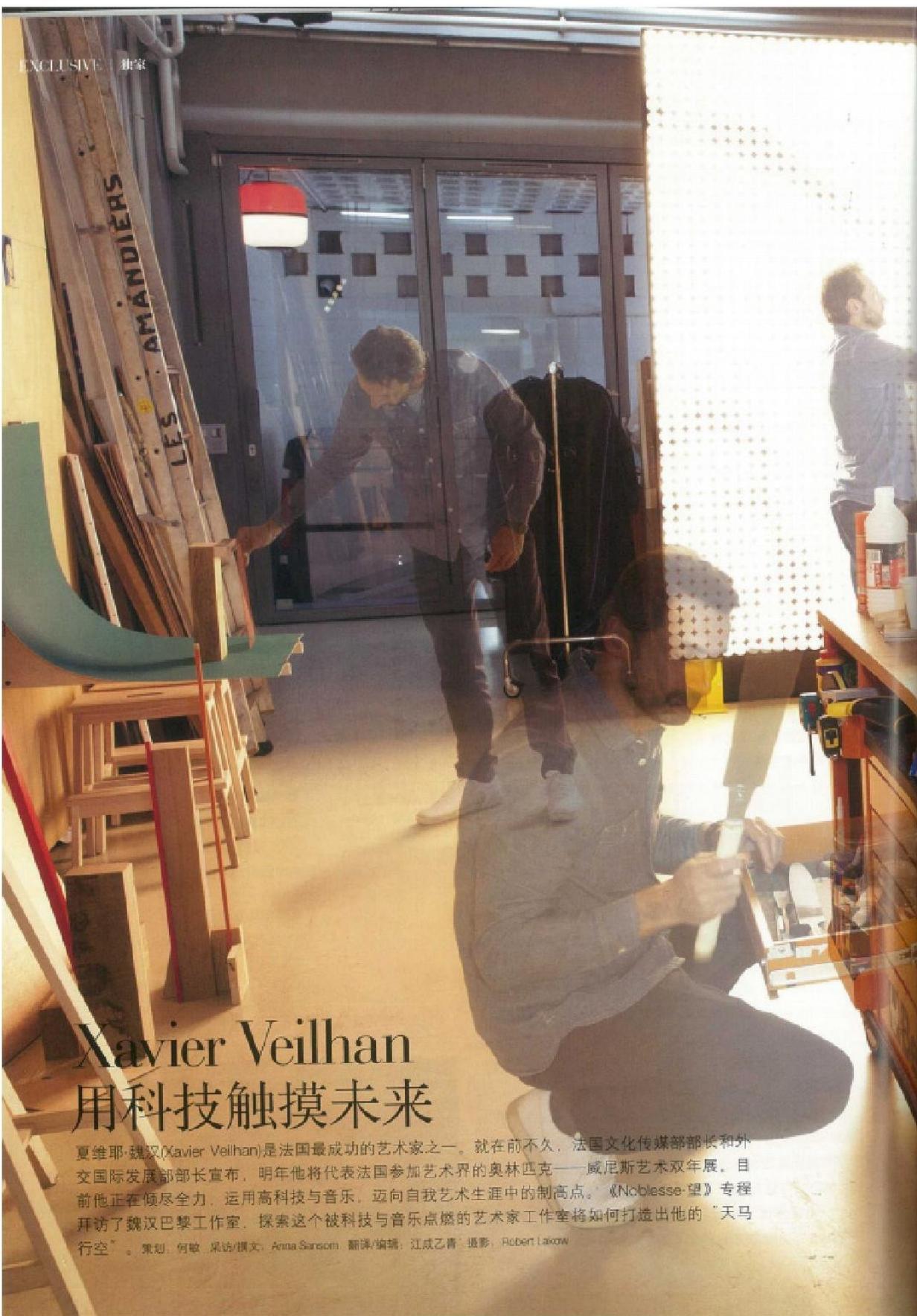
PRESSBOOK

Xavier VEILHAN

Noblesse China

August 2016

EXCLUSIVE 独家



Xavier Veilhan 用科技触摸未来

夏维耶·魏汉(Xavier Veilhan)是法国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就在前不久，法国文化传媒部部长和外交国际发展部部长宣布，明年他将代表法国参加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目前他正在倾尽全力，运用高科技与音乐，迈向自我艺术生涯中的制高点。《Noblesse-望》专程拜访了魏汉巴黎工作室，探索这个被科技与音乐点燃的艺术家工作室将如何打造出他的“天马行空”。策划：何敏 采访/撰文：Anna Sansom 翻译/编辑：江威乙青 摄影：Robert Laxow



在巴黎工作室中的凯文

5月的一个下雨天，夏维耶·魏汉在他巴黎工作室的1楼，向我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带着滚轮的白色物体。这位法国艺术家展现给我一个装有一对唱盘和上百张黑胶碟片的音乐盒。“我以前喜欢混音，但现在我只在电脑上听音乐了。”魏汉表示。音乐盒旁边的墙上放满了带有韵律的彩色同心圆画作，是魏汉将颜料洒在唱盘上制作的。他把这些画作叫做“测试”(Tester)，这是一个他会继续试验的系列。

53岁的魏汉是目前法国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除了在凡尔赛宫举办了大型个展，明年他还代表法国参加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他对音乐有着充沛的热情，无论是观念艺术还是跨界项目，他的创作灵感大部分源于音乐家、制作人、音乐会舞台设计或是录音室设计。他期望他的艺术在与音乐结合的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不只是那些会去逛画廊的人。

魏汉的工作室反映了他务实的个性。他的工作室坐落在巴黎东面的一个多民族混居的社区内，靠近埋葬着“大门”(The Doors)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

作为法国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魏汉期望他的艺术在与音乐结合的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不只是那些会去逛画廊的人。

(Jim Morrison)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远远看去，他工作室所在的大楼就像一个仓库，门口甚至都没有挂上他的名字。工作室被玻璃门挡着，静静地躲在大楼后部，远离好奇的目光。入口有着几个简单的衣物与工作用的装备，比如木块和梯子。

接着，我们可以看见他挂在左侧墙壁上的私人藏品，其中有一系列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杰普·海因(Jeppe Hein)、弗朗克·斯库尔蒂(Franck Soutif)、奥利维尔·莫塞特(Olivier Mosset)以及朱利安·奥培(Julian Opie)等。房间中央放置着魏汉的作品《Light Machine》——一个巨大的铝制LED屏幕放映着一张张闪烁的图片。这个作品在魏汉去年于巴黎和纽约贝浩登画廊(Galerie Perrotin)的展览“音乐”中进行了展出。房间后头放着一盒盒的颜料，切木头用的工具，以及魏汉自定义的“疗养院”——零零散散的小雕塑，有的是动态的，有的是静态的，它们最终会被拼成一件巨大的作品。这里还有他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制作的小模型。长长的白桌上则放着魏汉的电脑。这样开放性的空间意味着魏汉可以自如地行动，前一刻还在制作木雕的他，下一刻便可以在电脑上测试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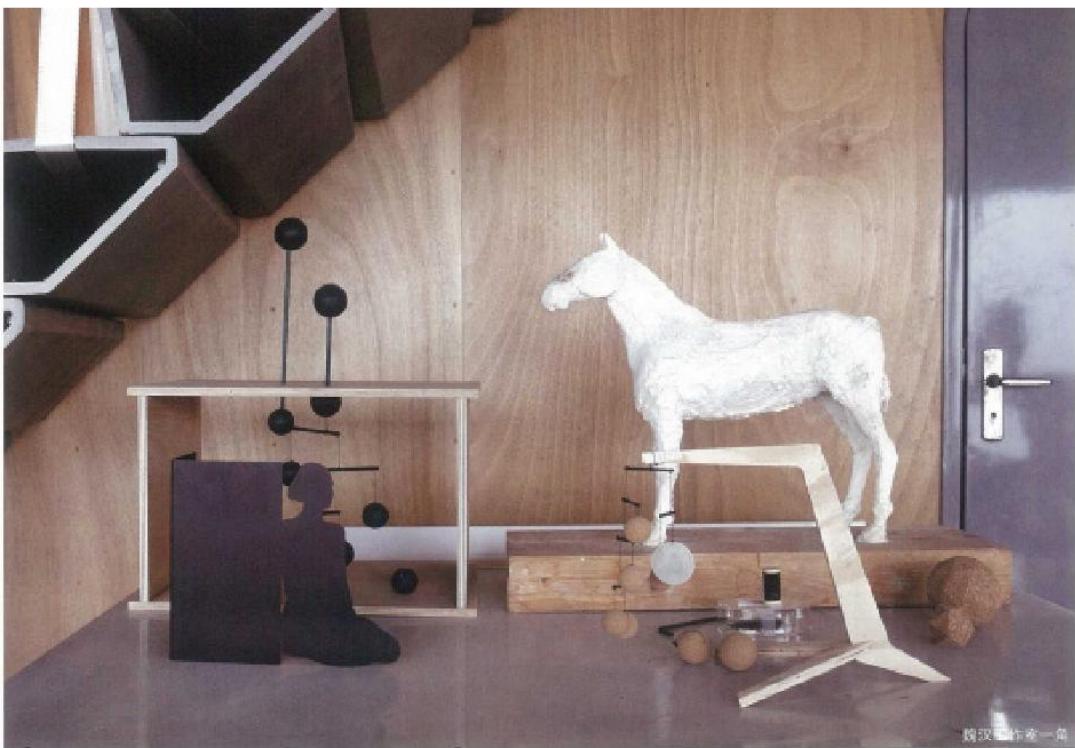
不过魏汉几乎不用电脑。“直到今天下午4点30分的时候，我都没有开过电脑——我只用了我的iPad。我总是拿着电话，一支铅笔，一本速写本与iPad走来走去——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我时常需要开会，或者在厨房里，或是做做木雕，跟不同的人对话。”

在新科技下与传统平衡

魏汉已经在这间由法国建筑事务所Bona-Lemercler (Philippe Bona and Elisabeth Lemercler)设计的工作室待了8年。他们的设计注重对几何空间的表达，在大量的曲线中设计出了棱角，使得工作室有着流动感与现代性。“我想要一个特别的混凝土结构，因为当你在制作物件时，你总需要将这些物件摆放在一个几何空间内。”魏汉解释道，“工作室是根据我的活动以及我现有的装饰来设计的，比如下面那扇夏洛特·贝里安(Charlotte Perriand)设计的灰



魏汉“测试”系列作品



魏汉工作室一角

门。”除此之外，魏汉的工作室里还有康士坦丁·葛切奇(Konstantin Grcic)、瑞克·欧文斯(Rick Owens)以及Bouroullec兄弟的作品。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实用是最重要的条件。“人们可以搭乘地铁，甚至走到这里，货车开上来也很方便。这里离我家很近，也十分安静。”魏汉说。

工作室有5名员工、3名实习生，以及4名自由职业者——对魏汉这个级别的艺术家来说，这个工作室的人手并不算多。这里有一间有着两台电脑的小房间，一台纯平电视机。底楼魏汉的工作桌对面有一张小沙发。一座宽阔的混凝土楼梯将人带上2楼，一边是一面正对着电脑的书墙，另一边则是厨房。“我们经常在下午2点一起吃饭。”魏汉强调着，“当我来这里时，我总是做菜的那个人，我喜欢去集市买菜，我们爱吃蔬菜和鱼，不怎么吃肉。”

随着楼梯继续走，来到了3楼。楼面上放着不少书桌，4名年轻的员工正专注地盯着显示屏。这里放置了魏汉的一系列音乐家与建筑师的小雕塑。2009年，他创作了“建筑师”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让·努维尔(Jean Nouvel)、安藤忠雄(Tadao Ando)、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以及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等著名建筑师。这一系列作品也曾在凡尔赛城堡的花园区内进行展览。魏汉同时还制作了一辆紫色的马车，将其放置在该展的入口处。去年，他的“音乐人”系列，包括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蠢朋克(Daft Punk)、昆西·琼斯(Quincy

Jones)以及雷鬼传奇人物李·派瑞(Lee ‘Scratch’ Perry)等人的雕塑都在巴黎贝浩登画廊的“音乐”展览内进行了展出，这些雕塑都是根据手持扫描仪所取得的三维图像进行制作的。

工作室的2楼和3楼，事实上更像一个建筑或者公关公司。这种现代办公室的设计与底楼的传统工作室空间截然不同。“人们常常对工作室有着十分落后的幻想。”魏汉认为，“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工作室并非只针对一种活动，它需要对不同的行为敏捷地做出反应。有些事情一开始是传统的，比如画画。但接着，这些画需要被扫描并且电子化，在手绘和电脑之间不断来回。有时候我们在工作室内制作作品，但其实有一大部分的作品最后却不是在这里完成的。在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工作室，供我们制作一些具有动态的雕塑。我需要在复杂的艺术制作和简单的日常工作中找到一个平衡。”

当问及在过去的8年内，工作室有着怎样的成长，魏汉回答：“最初我们只有四五个人在工作。现在这里变得更有活力，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进来。”那么最理想的工作室是怎样的呢？“或许再加个阳台吧！”魏汉带着一丝幻想地说。“或者一个菜园。”他的助手Guillaume补充道。

用音乐将视觉艺术“唱响”

和许多国际艺术家一样，魏汉虽然认为他的工作室很重要，却很少依赖工作室。“艺术家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创作。”他说，“但是工作室仍旧是



有条不紊的工作室创造出奇思妙想

第一选择。这不仅仅是一个只进行脑力劳动的地方，它也是物理性的，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参观它。但是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地方。作品要么没有完成，要么已经在画廊、博物馆或者藏家手上了。不过我只想着工作，我痴迷于此。”

除此之外，魏汉承认工作室并不是让他灵感涌现的地方。“我经常在快要入睡时产生灵感，这十分麻烦，因为你就快要睡着了，但你还得让自己保持清醒，思考这个想法。有时候，我在长途开车时听音乐，也会产生灵感。”

现在，魏汉的工作室正在准备着明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法国馆的作品。法国馆由艺术家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策展。法国馆的作品《麦尔兹堡音乐剧》(Merzbau Musical)将以库特·施威斯特(Kurt Schwitters)的一件雕塑作品为灵感。作品预期会创造一个重现录音室的沉浸式装置，会包含一个音乐会舞台、一些表演台，以及几排长椅。

“录音室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着潜在的关联——它们都是藏匿于世界中的神秘空间。”魏汉说道，“音乐家和视频艺术家有着共同点，他们的作品都基于频率的变幻(音乐、灯光和色彩)，并且都运用着最新的科技来创作。”

魏汉正在制作一系列乐器的雕塑，除了现实中的乐器，还有一些他自制的乐器。“2007年，我为Aérolite和Air(法国合成电音组合)在蓬皮杜中心的表演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日本古筝，尼古拉·戈丁(Nicolas Godin)拿它进行了演奏。”魏汉激动地说。

“乐器和家具一样，是身体和现实之间的接口，像是人体的一种延续。”

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计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人们必须享受生活。特别是在那场造成130多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之后，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最好的回应并不是恐惧和烦恼，而是继续表达理智与喜悦。”这是魏汉坚持的观点。

魏汉将邀请昆西·琼斯、塞巴斯蒂安·泰列(Sébastien Tellier)、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奈杰尔·吉德里奇(Nigel Godrich)等音乐家在法国馆内进行表演。他希望能借助音乐“让视觉作品获得完全不同的力量”。

“如果昆西·琼斯来到威尼斯，人们会来看他与交响乐团的表演。这个简单的想法最终能够把一切连接起来，展现出完美的创造力。”

这就是魏汉工作室的前进方向，将他庞大的目标与灵感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

Interview

在今天，什么影响并且定义了艺术家的工作室？

物件常常是根据时间和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昨天，我去看了设计师皮埃尔·鲍林(Pierre Paulin,1927-2009)在蓬皮杜中心的美丽的驻笔画展览。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做着相似的绘画。电子科技改变了工作室的面貌。现在，我们可以同时使用高科技和传统技术。我的工作室就是一个注入当代技术的传统工作室。

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与工作室之间的关系？

工作室有点像树木的管理所。当树还小的时候，你会更关怀它们，努力培育它们。工作室便是它们初次成形的地方。有时候作品会在这里直接出现一些结果，但大部分时候，它们会先长出一个外部结构，比如那些只为了铸模而创造的特殊工作室，或者是只做炭与树脂作品的工作室。

你给工作室添置的最后一件物品是什么？

在一次拍卖会上购得的一些陨石。正如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一般。陨石蕴含了时间与速度的真谛。这些来自外太空的陨石有着45亿年的历史，它们具有强大的物质性，它们的构造和人类所创造的物品完全不同。它们就像是我们观察宇宙的唯一窗口。

哪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曾给你带来启迪？

我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室——那种集体性的工作，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极具工匠精神的创作手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文艺复兴是特别有趣的时代，因为这是第一次“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了某种功能而存在。艺术从那时开始变得更加单纯与自由。

